

阿爾喀吉耶夫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論蘇聯的住房建設

63

01

論蘇聯的住房建設

阿爾喀吉耶夫著

張文蘊譯

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0905

論蘇聯的住房建設

著者：阿 爾 喀 吉 耶 夫

譯者：張 文 蘊

出版者：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重印者：中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漢口黃興路21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漢 口 印 刷 公 司

(漢口黃陂路8號)

1—2,000 一九五一年三月北京初版

甲種紙本 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南重印初版

定價 3,400元

目 錄

一	緒言	一
二	蘇維埃政權關於住房問題的第一個措施	二
三	戰前斯大林五年計劃年代裏的住房建設	一七
四	戰後五年計劃的住房建設	四九
五	農村地區戰後的住房建設	六
六	個人的住房建設	八〇
七	建築工作的機械化。社會主義競賽	八四

一 緒 言

多少百萬勞動羣衆住房極端的不足，是一切建立在人剝削人，人壓迫人制度上的階級社會所不能避免的現象。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住房的恐慌，主要是威脅着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其他各階層的被剝削人民。考察勞動者在資本主義世界裏這種嚴重的住房困難，是受着什麼條件的影響，又是因爲什麼發生的呢？

恩格斯在他所著『關於住房問題』的著作裏，對於這個問題解答道，住房的困難『是資產階級形式的社會上必要的產物：沒有住房的困難，那種社會就不會存在……在機械技術等有新的發明的地方，那裏就有工人羣衆失掉工作的事實；在有強力的，工業上的週期性的不均衡的地方，就會造成一方面存在着多數沒有工作的工人後備軍，而另

一方面却時時的向外贖餘出來失業者的大眾；工人羣衆聚集到大城市的地方，他們的聚集較比在現在對他們建築住房的條件是更加迅速；那裏最骯髒的豬圈也常會找到租戶；最後房間在資本家的立場上，不僅有權利，並且因為競爭的關係，在一定的程度上不得不由自己的房產上無情的榨取最高的賃金。（見『馬恩全集』第十五卷第二十九頁）

恩格斯在百年以前另一部著名的傑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裏，明顯和直爽的描寫着無產階級在資本壓迫下的貧困，清楚的說明了資產階級把勞動者趕到如何污濁又對人生有害的住房裏，它如何無情的並且利用無產階級的住房困難來圖謀發財。

恩格斯所指出來的倫敦，都柏林，格拉斯哥，曼徹斯特各市工人區，簡直和一些牲畜圈相同，而在不堪設想的密度和骯髒裏有成萬的人在過活，由大部分血汗的工資內爲着最可憐的那種住房支付賃金。英國工人在城市中最不好的地方，空曠，潮濕和黑暗的住房裏，人口達最高的密度，這些住房便是各種可能的疫病的散佈場所。資本家撥給工人的陋巷裏的死亡率，較比資產階級居住區竟高出了多少倍。

一八九六年列寧極端的贊揚了恩格斯論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這部傑作，認爲『它是關於英國無產階級窮苦狀況最確實最驚人的事實的繪畫，它會喚醒他們爲自己的解放而

鬥爭，它是控告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一張極嚴厲的訴狀」。（見『列寧全集』第二卷俄文版第九頁）

在我們現代，這種歸罪資本主義的聲浪更特別的有力，因為由恩格斯在他的著作裏揭發資本主義的缺點，發覺它的罪狀已經經過了百餘年了，工人階級的地位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並沒有改善，反而更加退化，更加嚴重了。

百餘年來，所謂『資本主義的進步』，除了進一步的增漲了貧困，進一步的不斷的和一直的降低了生活水平以外，對於工人階級是任什麼進步都沒有帶來。帝國主義下加強了對工人階級的剝削，階級矛盾越發的尖銳化了。恩格斯所寫的那些陋巷現在是較比從前更普遍和更嚴重。在腐朽的空氣和光線不充足的一些板房和磚造口袋房裏，已經不是住着十萬八萬而是生活着成百萬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了。

環繞着某一個大工廠或是一些礦井，礦山為中心的資產階級的城市和工人都落裏，從土地算起，一直到住用房舍，商店，醫療機關，運動場等，原則上都是一個或是一些資本家的私有物，資本家們利用着自己漫無限制的權勢，把住房的建設完全放在唯一的供自己發財的目的之下。

資本家瘋狂的追逐利潤，把資產階級國家城市的面貌弄到極端的凋敝。那裏很少或竟沒有花草樹木的點綴，因為對於吸取清新的空氣和在樹蔭下休息既然沒有取價收費的權利，資本家向綠化上去投資還有什麼意義呢！在這裏無論誰也不關心到點綴工人區的街道，因為它是不會增加利潤的！這種地方當然可想像到沒有圖書館，沒有工人俱樂部，沒有診療所，托兒所，可是因為這個，那種最容易得到收益的和資產階級最合心意的各色污垢不堪的土屋地窖却是舉目皆是了。

資產階級爲着欺騙大眾描寫些充滿有偉大宏壯建築物的西歐和美洲的各大城市來作宣傳，用眩耀着耳目的廣告陪襯上火海霞光的照耀。但是這僅是外表的裝飾，不過是替狹隘和污垢的，黑暗的，老朽的，欠缺基本設備的房屋的小街和小巷修築些莊嚴門面而已，這裏有資本主義城市壓倒多數的居民在不堪設想的密度裏，在無限的窮困裏和永遠爲明天而不斷的奔忙裏生活着。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總結報告裏說道：『資產階級國家各大城市不可避免的特徵，就是那些破爛矮屋，即城郊一帶的所謂工人住區，黑暗的潮濕的破落不堪的住所，大半都是地窖，其中居民照例都是一些輾轉於泥

污中，埋怨厄運，吞聲叫苦的窮人。」（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第四五七頁）

那種破爛矮房在美國最大的城市紐約市裏也存在着，那裏有成百萬的勞動者在傾頹陳舊，欠缺基本設備，又冷又骯髒，又潮氣又黑暗的房子裏度着生活。在佐治亞州都會亞特蘭市裏也有這種的小房，按當地市公報的說明，『市動物園裏的野獸所處的衛生條件，較比十六萬二千人的市民還要強些呢』。芝加哥和不特斯波格，波士頓和菲勒特爾非亞各市，最後在美國都城華盛頓國會的——加比托利亞廳舍附近有一百五十條小巷圍繞着，它也是因為這些破爛矮房而在全國裏享有盛名。

破爛矮房在大不列顛都城倫敦市裏也存在着，按官方的資料，這裏工人住區人口的百分之六十生活在破亂不堪的矮房裏，許多是沒有電燈的裝置。在曼徹斯特和利物浦，巴黎，里昂和博爾多也都有破爛矮房，它們在一切資產階級大城市裏普遍的存在着，跟着資本主義如影隨形的不能脫離。

破爛矮房是資本家賺得利潤無盡藏的泉源。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住用場所的昂貴和它的品質成反比例』這是馬克思說過了的（見『資本論』第一卷）。每個住在破爛房的

人，爲着住用的一個角落所付出的代價，較比任何住居在資產階級住宅區住用寬敞而設備完美的住宅的人所付出的代價，是不能相比的當然要少些。但是總起來說，按照住用的面積，住在這些傾頹的小房的人們所付出的代價是貴得多了。

這隨着資本主義技術進一步的發展，資本家財富的增加，這種迫使成百萬勞苦工人早死的破爛矮房，不僅沒能消滅，反而逐漸的加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和鄉村多少百萬的勞動者，生活在潮濕的，黑暗的地窖裏，在傾於傾頹的小房裏，在不堪擁擠的密度裏。

沙俄的勞動者飽嘗了尖銳的住房困難。

俄國住房困難的壓迫，隨着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日益加重，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百萬不幸的土地勞動者，遭受不應有的災害和歉收，貧困，饑餓，把他們驅入了城市各工廠和製造場。『接近着富翁們輝煌的大廈（或在城市郊區）各處增建出來了工人的小房，他們被迫而生活在地窖裏，在特別潮濕和寒冷的住宅裏，不然就簡直生活在圍繞着新的工業機關附近的土房裏』（見『列寧全集』第二卷四版第八十五頁）

若考察資產階級乘羣衆住房的困難怎樣的投機，可以由列寧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間

爲托爾芬紡織工廠男女工人所寫的，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的傳單來判斷。列寧的傳單在號召無產階級爲改善生活條件而鬥爭的同時，又在其他一切要求裏提出了折半減低房租的要求，因爲傳單裏敘述當時的房租說道：『在我們工資裏的這項支付，實質上固然不是什麼嚴重的，但是爲了什麼纔支付呢？就是爲着飢餓，爲着燻人的氣味，爲着擁擠和爲着有火災的危險性的巢舍嗎？』（見『列寧全集』第二卷四版第六十九頁）

資本主義的掠奪者們的貪婪無饜是沒有止境的，而他們的慾望是沒有界限的。沙俄一切國家機構和它的偏袒的法院，警察和憲兵，和它的監獄和刑罰都在維護着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

高到不可計算的住房代價，就是最優良的熟練工人們都沒有能力擔負，它把勞動者細縛在破爛小房裏較比枷鎖的牽制還要更加牢固，永遠的限制着他們不能遷到有些許設備的住房裏。一九一四年莫斯科的住房困難特別尖銳的時候，在生活優裕的區域裏還空閒了包括有很多的房間附設有一切設備的大住宅約五十所。

勞動農民們在沙俄時代的生活也是極艱苦的。封建地主農奴主的壓迫，資本家的剝

削，獨裁警察的鞭笞又加上民族間對殖民地的壓迫，決定了百萬的農民，手工業者，工人們要遭受着不能逃避的困難，貧苦，飢餓。百萬勞動者在土房裏，在擁擠和黑暗的土地裏過活。文學作家扎莫依斯基，把這種不堪忍受的嚴重的住房上的條件極透澈的描畫出來了。他寫道：『青年時代的我曾有不少遊歷俄羅斯地主村莊和部落的機會。直到現在我的記憶裏，還保有印象，難以忘掉，貧戶房屋的那種緊貼地面的狀態，帶着東倒西歪的牆壁，淒慘的窗口，應當安裝玻璃的地方，掛着幾塊破布。它們的內部更是可憐，烏黑的牆壁，烏黑的程度賽如黑煙的天棚，地上露着土皮。』

『村落尤其是移民部落，都任憑着它自然發展，街道又曲又斜的一概沒有計劃。村落的發展，不僅是順着自然任便的發展，並且還是住到那裏它就在那裏發展。舉個實例來說，譬如平申斯克州司維柴夫斯基區的塞皮洛夫卡村便是如此的。這個村落是集中到險峻的山嶺上，就是鳥類在這裏都會感到不便，若是人們就更不便了。塞皮洛夫卡的土屋和倉庫沒到一年的光陰，就由險峻的山崖上排列到懸崖之下了。但是在這附近——山脚下——便是很好的，平坦的場所，有河流，原野。這正好闢作村落，然而塞皮洛夫卡的人們並不是自己選擇了這個場所：是大地主們喜歡把自己的農民們放置在這裏的。』

俄羅斯勞動者們，在帝制時期由嚴重的住房困難下所受到的創傷和苦楚，還應當認作是資本家和大地主們統治下對人民大眾所給予的許多的貧困裏的僅小部分。

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裏的一切貧困者和陷於住房困難的人們，爲着消滅資本主義的剝削，有唯一正確的方法，就是推翻剝削者的政權，建立勞動者的政權，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的秩序。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就向這個途上邁進了。

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擊碎了資本主義的奴役枷鎖，在我國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並且開闢了人類歷史上的新紀元——無產階級革命的新紀元。

從偉大的十月革命時候起開始了『人類史中的根本轉變，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命運中的根本轉變，是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根本轉變，是全世界被剝削羣衆的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風俗和傳統，文化和思想體系中的根本轉變』。（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第一七五頁）

列寧和斯大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始充實又發揚着馬克思不朽的學說，指示了蘇維埃人民治愈一切資本主義制度所產生的創傷和惡害的唯一的正確前途，和消滅長時期

的住房困難。

這是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就是把「土地，地下蘊藏，水，森林，製造場，工廠，鑛井，鑛產，鐵路，水運和空運運輸，銀行，交通器材，國家所經營的大農業企業（國營農場，汽車拖拉機站），以及公營企業和各城市各工業中心的基本的住房都屬於國家的所有，而為全體人民的財產」。（見蘇聯憲法規定）

這是一直發展一切生產力，迅速提高一切國民經濟的道路，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道路，繼續提高勞動者生活水平的道路。

這是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生活的英勇的道路，社會主義的生活，保證着每個勞動者可能盡量的享受人類勞動的一切果實，利用一切現代文化，科學和技術上的成就，勞動者度着土地的主人翁，一切財富的創造者的生活。

二 蘇維埃政權關於住房問題的第一個措施

列寧和斯大林，布爾什維克黨從奠定了蘇維埃政權的第一天起始，爲了改善勞動者住房的狀況，就採取了澈底和有效的措施。

蘇維埃政權第一批國家計劃之一，就壓制了資本主義的房產私有並把勞動者羣衆由地窖和小屋裏遷到了資產階級的住宅和房屋裏。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曾發佈了禁止房閥提高任何房租和在戰爭時期對各類低工資的工人和職員以及在戰場上出征人的家屬全部豁免房租的命令。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施行的內政人民委員部的決定宣佈有左列各規定：

『一、各自治機關有扣押一切可供住用的空閒場所的權利。

二、各自治機關有依據其所批准的規則和制度把需用住用場所的公民和在過於擁

擠或對健康有害的住宅裏居住的公民，遷入到現有住用場所內的權利。」（見一九四七年版『蘇聯經濟政策』第一卷第十七頁）

從城市近郊，就是資產階級把工人階級驅逐去居住的破爛小房裏，成行成列的家屬向各城市的中心遷移。紅軍近衛軍在歷史上是第一次把勞動人們送進了紳士大老們的別墅，豪華有錢有勢的門庭，資產階級的寬敞住宅裏作了主人。

勞動者的孩子們，由近郊來的孩子們，出神的呆望着住宅裏的高大的天棚和寬敞的門窗，發出來不自然的腔調詢問着父親說道：

——這裏是誰——是那個皇帝住過了嗎？

僅在一個莫斯科市裏，在十月革命以後就立刻有超過百萬以上的工人遷入了紳士大老們的住宅。蘇維埃國內其他各市也都是如此的。

但是僅僅這一點當然還不能擺脫了勞動者嚴重的住房困難，況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這個困難是在增漲着的。蘇維埃政權把成百萬的勞苦工人由地窖和小房裏遷入了資產階級的房舍，這僅佔我國受住房困難威脅的勞動人民的一小部分而已。爲了徹底解決住房問題的病態，應當廣泛的展開大宗建築房產。但是首先必需把造成住房困難的資本

主義的房產私有永遠的消滅。蘇維埃政權把這點是已經作到了。

工農代表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命令廢除了城市裏不動產的私有制度。根據這項命令把一切較多或較少有收益的大房產剝奪了私人的佔有轉屬於地方蘇維埃，而作為蘇維埃國家的所有。譬如莫斯科蘇維埃的決議把莫斯科市一切每月可得有總收入七十五盧布以上的房產都沒收而剝奪了私有。

蘇維埃政權摧毀資本主義同時並廢除了資本主義的房產私有制度，是歷史上第一次結束了剝削者在住房困難上犯罪的漁利。蘇維埃政權使城市經濟為勞動者服務的同時，又把這個剝削人民羣衆的附帶的手段改造成為在人民羣衆物質和文化需要上有組織的服務方法。這在蘇維埃的立法上，在蘇維埃人民住房的權利上獲得了充分明顯的表現，這種權利是資本主義各國勞動者僅能空抱着希望而作不到的。

蘇維埃政權沒收資產階級的不動產，把一切主要的住房基礎交到人民的手裏掌握。這種歷史上的措施還是施行布爾什維克黨關於住房問題偉大計劃的開端。一九一九年三月間我們的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列寧所寫的綱領裏表示了黨和政府不屈不撓的意志「盡全力的爭取改善勞動羣衆的住房條件：消滅住宅區的擁擠和不衛生狀態，消除不適用